

夏闹云河

花莉

手机的铃声突然响起，“在家干啥呢？快来云河广场，有演出，还有书，半价。”是老同学打来的。“不去了，太热了。”白天的热浪还没退，我胆怯。

第二天，球友打来电话，“过来看纳凉晚会，好多人，热闹。”终于心有所动。

从南入口走上天桥，歌声伴着微凉的风悠扬飘来，透过枝叶缝隙，隐约能看见灯光闪烁，不由得加快脚步。走到天桥中心的高处俯瞰，心头猛地一震，广场四周布满了彩灯，像星星散落在朵朵云彩之上，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下了天桥才发现，散落的“星星”竟是一间间天蓝色的、三角形的小屋顶的装饰，整齐划一。“睢新消费，嗨购一夏2026年云河消费市集”宣传画印在屋顶正面，新鲜、惊喜。广场中心宽大的舞台上，灯光变幻，精彩纷呈。为期九天的表演，每天都有不同的专场，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。我一头扎了进去，站着的、坐着的，还有人自带小板凳。演出结束后，各个摊位前的人还兴趣不减，我这

才有心思溜达起来。

小屋少说也有几十个，还有地上摆的摊位，售卖的东西种类繁多，大约分为消费、服务两类。

“本土梨、苹果，一块五一斤！”“快来买一买，尝一尝！”会卖的不如会吆喝的，果不其然。我买上几个，感觉掂在手里是浓浓的乡情，逛起来更有滋味了。传统手工制作的虎头鞋、蒲扇、柳编筐让人爱不释手，剪纸、香包制作也深受家长们喜爱，纷纷带着孩子体验。最吸引人的当数新华书店的半价书屋，成套的儿童读物可谓热销，我也购上两本，一本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一本《聂耳》。海澜之家在东北角也摆上了小展柜……线下火热开销，线上同步直播。活动已经开始两天了，我才从抖音上刷到，算是后知后觉地赶上了。这烟火气十足的市井画卷，好一幅现代派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服务类的也很多，好多部门都加入了进来。团县委开展助学贷款宣传，市

场监督管理局教市民手机上操作防缺斤少两的技术，第三人民医院免费给市民量血压，中医推拿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……我逛了一圈，在2026惠宁一夏“睢宁县纳凉晚会暨文商旅促消费市集”大型主题牌前，沉思良久。

纳凉晚会，我以前在天元广场看过一次，而这次的纳凉晚会独树一帜、创意出新，从百姓视角、需求出发，巧妙贴合，不同凡响。现在提得最响的是新大众文艺，特别是外卖诗人获奖，新大众文艺概念愈加清晰了。人们的生活，对浩瀚的宇宙来讲似乎没有意义，但从个人来讲，总得有所规划与努力，让自己活得有意义。低处飞行，可以看到人们为了生存而努力的过程中，从没有忘记精神追求，追求人性里的那一道光。这道光是千万劳动者的心灵之光，是不会熄灭的……

正想得入神，邀我的老同学突然冒了出来，原来她有个矿泉水的展位。她兴奋地给我介绍新朋友，一位文学爱好

者，自建公众号，系列介绍睢宁水域桥梁名称，曾跟随睢宁好声音到古邳镇拍图片、写报道。“你的文章我看过，我们也算新大众文艺的一员吧。”她侃侃而谈，并让我看她刚为纳凉晚会写的文字，还要教我注册公众号。看着她爽朗开怀的样子，我也笑出声来。

云河很美，像云飘落了河里，河水映着天上；云河很长，像丝绸萦绕着县城，温柔清香。我曾写了篇《云河之夏》，刊登在《彭城晚报》上，云河的一片土、一滴水，都让我爱到深处。月光从树隙间稀疏地漏影，斑驳浪漫，河中芦苇像伊人惊鸿回眸，醉了心田。云河广场很大，广场区西行百米是荷花池，再西行百米是森林区，广场区东是健身区，区域之间都是迂回曲折的沟壑，灌木丛生，流水潺潺，怪石铺设，跨越通过，亦有妙趣横生之感。

回到家，迫不及待拨通电话，“姐，明晚七点半，云河广场，带上孙女看纳凉晚会。”这个夏天，云河闹腾得很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黑衣女子边走边寻思脱身之法，怎奈赵氏姊妹看管太严，她始终没有机会逃脱。眼看来到客房门前，只得放弃逃脱的念想，开始寻找分辨的理由。

进得房门，赵惜容禀道：“禀公主，我们将这两个盗贼擒获了，还请公主吩咐。”“是，我承认我们原先是要偷盗些东西的。”黑衣女子亢声道。

“大胆！”“放肆！”
赵氏姊妹齐声喝道。

刘彩奎含笑看着黑衣女子道：“你说说看，原先是什么意思？”

黑衣女子忽闪着大眼睛。“我在账房处见这位姐姐背了很多金银。”说着指了指赵惜颜，“我见这些金银足够我和母亲生活一辈子了，因此便起了偷盗之意。刚才我在房顶听说你们的仇人是郭家父女后，这才知道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“谁和你们是一家人，你仔细说话。”赵惜颜向黑衣女子瞪眼斥道。

“郭家父女是你们的仇人，我的仇家也是他们父女，你说我们算不算同仇敌忾？”黑衣女子辩解道，“既然大家同仇敌忾，说是一家人也不为过吧？”

刘彩奎面上依然挂着微笑道：“姑娘能告诉我，你是如何与郭家父女结怨的吗？”黑衣女子道：“郭小玉仗势欺人，她抢走了我的宫绦。”

刘彩奎微笑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郭家富可敌国，郭小玉怎会看上你的宫绦？依我看，你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吧。”

黑衣女子被刘彩奎猜透心思，顿时愣了一下，但是她很快便反应过来，笑道：“公主当真料事如神，本女侠佩服之至。不管如何，我总是要将宫绦要回来的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别的本事不好说，单论踩点的功夫却是无人可比。”

“你是想要告诉我，你对郭家庄内的房屋布置很是熟悉是吗？”

“公主当真是聪明绝顶！”“还没请教姑娘芳名呢。”“我姓宗名婉儿，他是我的跟班，叫东方长年。”“我想见见二位的尊容可以吗？”

宗婉儿和东方长年将面罩揭下，刘彩奎瞧过宗婉儿后向东方长年看去，东方长年身材魁梧，方脸，大眼，隆鼻，厚唇，皮肤呈古铜色，他此时正偷眼瞧向宗婉儿，眼神里透着怯意。

刘彩奎向东方长年道：“宗姑娘与你是什么关系？”东方长年面色绯红道：“我是她的手下。”

刘彩奎想不到如此魁梧之人居然会羞涩至此，心道：“宗婉儿机智聪敏，口齿伶俐，所说的话未必可信。这青年男子倒是一个老实之人，待我向他求证一番再作决定。”向东方长年道：“郭家庄内高手如云，你难道不知？”

“我和婉儿不是本地人，我们只是路过，所以……”“你们是哪国人民？”“我们家在长安。”“你们家中还有何人？”

宗婉儿抢着接话道：“我们自小父母双亡，没有其他亲人了。”向东方长年道：“你与公主对话可要仔细回答，否则当心我的拳头。”说完向东方长年扬了扬拳头。刘彩奎叹了口气道：“宗姑娘的话可是真多呀！”

赵惜容闻言，立刻明白刘彩奎的心思，上前封住了宗婉儿的哑穴。

刘彩奎向东方长年微笑道：“请公子不要见怪，你这主子的话语太多，等我们说完话，自然会将她的穴道解开的。”东方长年尴尬道：“是，婉儿的话语是多了些，不过她绝无恶意。她，她善良得很。”

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“在我七八岁时婉儿就搬到我们家附近了。”

“她从什么地方搬来的？”
“听伯母说她们家本在梁国，具体地点她没有告诉我。”

防震棚旧事

华玉琳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某年初夏，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天天播报防地震的事。村民们心里发慌，家家户户开始动手搭建防震棚，村子里顿时热闹起来。

我家的防震棚是父亲和隔壁几位邻里一起搭的。先找来长短不一的木棍，长的做梁，短的将就着充当椽子。搭棚的时候邻里们都出手相助，郭卜民过来扶正主梁，卢修启帮忙搭设棚架，木棍连接处用麻绳使劲捆扎。几位嫂子踩着板凳，往棚顶铺玉米秆、高粱秸，再用麻线固定。最累的是和泥，剥碎麦草混进泥浆里，一锹锹糊到棚顶上。棚顶务必得糊厚实，不然雨天必定漏水。

防震棚低矮，住在里面没法站直腰身。白天闷热时，土腥气夹杂着干草味扑面而来。风雨的夜晚最难熬，大风一吹，防震棚的木架子不停地吱呀着晃动，像随时会塌掉。雨水打在棚子的泥顶上，时间一久，如果棚顶被泡烂了，雨水就会哗啦一声倾泻下来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大雨滂沱。母亲拿破布、旧衣裳堵住漏水的地方，用搪瓷盆接漏水。父亲守在门口，看着泥水慢慢进来。我窝在潮湿的被窝里，听着棚顶风声呼啸，内心却格外安稳。那一晚，雨点敲打着搪瓷盆底叮当作响。清晨，雨停了，阳光照在接水的搪瓷盆里，水面浮着几根麦草，来回晃动。

就这样住了两年，防震的事后来慢慢淡化了。村民们陆续盖起了砖瓦房，防震棚倒成了盛夏纳凉的好去处。夜里点一盏煤油灯，灯火在微风中来回晃动，母亲在灯下缝衣裳，父亲核算生产队分到的口粮，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旁边的麦草堆里打滚玩耍……
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当年的防震棚早就拆掉了。每逢大雨，我仿佛还能听到搪瓷盆接雨时叮叮当当的声响，还能闻到泥土混着干草的气息……总也忘不掉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